

见证大时代——山东人在台湾

主讲人 李 瞻

李瞻

字士毅,山东寿光人。1926年8月8日生。1944年毕业于安徽阜阳第22中学。1956年获台湾政治大学文学硕士学位。毕业后留校,历任新闻研究所讲师、副教授、教授。主讲新闻史、比较新闻学、太空传播等课程。1963年和1972年两次赴美国留学,从事研究工作。1967年获台湾“教育部”文科学术奖金和金质学术奖章。现任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新闻研究所所长、教授,大众传播教育协会常务理事等职。著有《世界新闻史》、《英美电视制度之分析》、《太空传播的发展及其影响》、《比较新闻学》编有《中国新闻史》等。

本人是14岁离开山东,现在已经是70年了,但是在这70年的过程当中,随时都想到家乡教育和各方面的发展。

1981年我向台湾当局蒋经国先生建议开放大陆探亲,当时经过慎重的考虑,现在也28年了,究竟向大陆开放了。现在大陆每年有1万多人到台湾旅游,台湾每年有450万人到大陆来旅游,有30万台商从台湾到大陆来共同发展经济。互相的关系非常的密切,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,在这里也不便完全很详细的报告。

今天我报告的是《山东人在台湾》,这本书由我们四个人建议发起。另外三位,一是台湾中央研究院于宗先院士,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;另外一位,就是台湾最好的大学,就是台湾大学的校长孙震博士;还有一位张玉法先生,也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。

为什么编这本书呢?这个动机是什么?就是我们1949年发生一个国内很大的变故,济南中学、烟台中学、青岛联中等,大约七、八个中学,大概都是十三四岁、十七八岁的小孩子,一万多人一起流亡到台湾。这一万多青年在台湾50年的奋斗,在每个行业可以说都有出人头地的表现。那么,不管是在学术界,在法律,法学界、文学界、社会学这方面,社会公益事业,还有农业、艺术,还有警界,就像是我们的公安部。另外还有人事方面,教育、新闻,新闻传播,还有党政工商等等的,大概分十五个行业,都有很大的成就。

大家都知道台湾有一个民进党,说“大陆人在台湾只吃台湾米喝台湾水,对台湾毫无贡献。”我们觉得这是不符合事实的,我们要编一部书,让台湾人

了解山东人做的是些什么,当然其他的省,湖南、广东、浙江、江苏他们也做了许多事,但是我们山东人做的最好。我们费了八年的时间,我担任主编,编了这十七本书,每本书大概都在500页到700页,都是精装的。

譬如说在教育方面,我想我们在座的教育方面的乡亲可能最多。我们山东人在台湾有三十几位大学的校长,刚才讲的台湾大学是台湾最有名的大学,也是世界有名的大学之一,一共有九任校长,我们山东人有三任。第一任就是聊城的傅斯年,我想大家一定很了解。日照的丁教授,他是第二任校长;第五任就是孙震孙校长,也是我们山东大学董事会的荣誉董事长。山东大学百年纪念我和孙震校长一块来参加这个庆典。所以说在教育方面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贡献。

山东人在台湾的这些青年,十三四岁到十七八岁的青年,经过这几十年的奋斗,有30多位大学的校长,有700多位教授,有400多位博士,都是在国外得到的博士学位。现在是台湾教育界的中坚,小学中学的校长就有400多位。由这里就可以看出,我们山东人,虽然是小孩子出去,过去的时候大家一无所有,包括我也一样,一无所有,但是经过五十年的奋斗,在教育界有这样高的贡献。

那么在民生、工业方面,我也可以稍微的说一点,我们到台湾的时候台湾非常的贫穷,老百姓大部分是光脚的,赤脚的。稍微好的人是穿着木屐,就是走起来啪啪的响的那个,他们非常穷。我们山东人在民生工业方面,我记得烟台的苗伊修(音译)先生,他建了二十多个面粉厂,还有李延亮(音译)先

生的老太爷,好几位,我们书上写的非常的详细。台湾的面粉厂、食品厂、纺织工业、五金工业、建筑工业、汽车工业以及现在的电脑工业,都是我们山东人创办的。

在农业的改善方面,台湾的农业都是青岛原来的山东大学的农学院迁到台湾,把台湾的农业现代化的。还有水果方面,大家都知道台湾的水果都大批的销到日本,现在的一部分销到我们大陆来,这水果也是我们山东人将世界的水果改良的。我记得我们刚到台湾的时候,那个柑桔只是这么小,现在大家到了台湾看看那个水果,世界的水果台湾都有。这些都是我们山东人经过改良,经过努力能够有今天的结果。

所以这是编《山东人在台湾》的动机,台湾人认为,台湾是台湾人建设起来的。我们编这个书是说台湾有今天,是台湾人与大陆人共同奋斗努力的结果。在教育方面,在其他方面都是一样的。

刚才讲到大概在 1949 年,我们山东人从济南、徐州、青岛、烟台经过各种不同的路线,到了台湾,大概有 60 万人。这 60 万人经过文化大革命,还有各种的因素,不能够和家乡通信,包括我就是。我觉得我一生一切都尽到责任了,对家庭、对社会、对学术,甚至说对整个国家我觉得我都尽到责任了。但是我唯一没有尽到责任的,就是我没有孝顺我的父母,没有能够侍奉我的父母,这是我最大的遗憾,就是因为两岸的隔离,不能通信。编这本书,就是开放大陆探亲以后,希望出去的,从各个地方到台湾的 60 多万山东人,希望这些书能够送到山东来,使山东的父老兄弟晓得他们的子弟,都是十三四岁到十七八岁出去,五十年在外面还有没有活着,到底活着做了些什么,使家乡的父老兄弟了解这 60 万人在台湾到底做了些什么,这是第二个动机。

第三个动机我觉得我们山东人有许许多多的特性,我想在座的好多的朋友,可能已经看到《齐鲁晚报》对我的采访,在这里我特别的感谢《齐鲁晚报》大前天到潍坊对我的采访,然后 24 号出版了,将我介绍的有一整版。我昨天接到好多我的朋友,在泰安的,在许多地方的朋友打长途电话,都是小学的,都是七八十岁的,我小学的同学。打电话来,打到山东大学的学人大厦。其实我都不晓得,但是他们都看了晚报,要和我讲话。

《齐鲁晚报》记者问我,你还有哪些地方没有改?我说没有改的地方还不少。第一个山东人的勤劳节俭,诚实负责,爱国爱乡,感恩主义,我认为这是山东人的特点。这些特点我离开家几十年,始终没有改变。去年我带着我的小孩,在美国他们都是学生物科技遗传工程的,他们有许多朋友都是大陆去的。因为他们都是在台湾生的,他们不晓得大陆是什么样的。不过孩子都很孝顺,要看看爸爸妈妈生长的地方。我内人就是济南人,她是五、六岁离开长清的,郊区长清,现在是济南的一个区。去年我们带着他们到北京、到山东、到曲阜、到济南各个地方,威海、青岛看看,他们也感觉非常惊讶大陆这几年的发展。所以他们今年就介绍了美国的马里兰州的议长和生物科技的负责人,然后就和寿光的蔬菜产业合作。蔬菜的生产价值是相当低的,当然我们寿光的蔬菜全国有名,但是它生产的价值还是相当低,那我的想法就是,把最新的生物科技和蔬菜相结合,就是将蔬菜干燥,磨成面粉,然后它叫酵母球菌,就是还有乳酸菌,这个名字我不太清楚了,叫酵母乳酸球菌等等,就是使我们人类的消化系统有健康免疫的效果。假使这个工业成功了以后,可以使蔬菜的价格增长一百倍,一千倍以上。

另外我们潍坊有一个潍坊科技学院,因为我是家乡人,那么每年我和内人在那里设立奖学金,我们在济南也设立了奖学金,去年我到内人的长清中学,我们也设立了奖学金。我们这次来,因为潍坊科技学院刚由北京批准升为大学本科,我觉得这是我们家乡的一个光荣。潍坊学院的院长就给我打电话,说你一定要来,这是我们这里的一件大事。我和内人,虽然是年龄大了,但这是家乡的荣誉,也是山东的荣誉,我们就用特急件办护照,买机票我们就到了潍坊。到了潍坊以后,我们正好主持一个基金会,我们基金会有一个使命就是促进海峡两岸的交流,给重点大学赠送图书,设立奖学金。另外一个就是相互交流学术,我们希望我们的博士班能够和世界在一个水准上。我的学生丁原基,她现在也是馆长,是东吴大学图书馆的馆长。她就说到这里来发现山东省图书馆、山大图书馆还都没有这个《山东人在台湾》我说怎么会有这种现象呢?书出版之后就赠送给山东的鲁台交流协会,赠送了 130 套交给山东省政府,我说一定得将这些书交给山东的重要图书

馆，重要的大学。但是丁原基来了以后说没有。我就觉得非常的惊讶，我说我送的大概一共有 350 套，我们印了 1500 套，一套是十七大本，同时我另外又写了两本，我们一套是十九本，我们都送到。在台湾卖了 300 多套，就是有 5000 多本，还有世界各国的国会图书馆，世界有名的图书馆，凡是有中文部的我们都赠送了，我觉得这是国际文化交流。另外重点大学我也都赠送了，我说怎么我们山东的图书馆会没有呢？到最后我看了看，我们在四个仓库存着，检查了一下，还剩下这五套全的，我说赶快要送到山东省图书馆、山东大学，还有山东师范大学。

写这本书的一个动机，就是给台湾人了解山东人在台湾做了什么，同时第二个动机就是使家乡了解离开家乡的这些孩子，到底做了些什么。

还有一个我就觉得，我们山东人有许多特点，那么这些孩子，包括了我在内，我们出去以后能够有今天，我想有许多我们山东的美德，我们还能保留着。我们虽然离开山东了，但是我们的血液还是山东的血液。所以说我的这套书，主要的目的就在促进山东人的团结，加强鲁台两地山东人的相互了解，提升山东人的荣誉心和责任感，并发扬山东人的乐观坚毅，奋发图强与继往开来的创业精神。这是第三个动机。

编这本书非常的不容易，费了八年的时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山东人虽然在台湾这么多，但是没有组织。虽然是有山东同乡会，实际是没有负责人的。所以我们和于宗先，还有孙震校长我们就组织了一个齐鲁文协会，现在山东人到台湾的，多半是我们协会来接待的。但是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大家都一样，大家非常的忙。所以山东同乡会没有组织，没有名册，那你要怎么样去收集这些人呢？当时我就很费思考。这个书要写，但是怎么样把山东人的简历，把他的事业要写下来，这是非常的不容易。

因为台湾虽然是个小岛子，但是有 25 个县市，都散布在各地。我在大学里教书，跟社会各阶层接触并不多，所以到后来我经过再三的思考，教育篇我就请教育的同乡，比较有名气的，就让他负责主编教育篇。那么假使是工商篇的，那我就请台湾的工商大佬来写工商篇，但是工商界的大佬他们多半会做买卖，不会写，就是文笔不行。所以到后来，就是他们提供资料我们写。军事篇我们就请台湾的国防部

的部长、副部长，还有陆军总司令，还有他的助理编写。每一篇都是找每一个行业的领袖，在每一个行业的能够执笔的，他提供稿子，我把它统一提笔一下，这样编的，然后最后的一次校对也是我负责。

这一部书大概有 600 万字，一共是十七大本，大概每本书我至少是看了两遍，大部分书我看了四遍。从来我的眼睛很好，虽然是年龄大，我的眼睛还是 1.0 但是编了这本书以后，大概剩下的有 0.8 的样子。最近我又编了两本书，一个是《大时代的见证》就是从 1937 年抗日战争一直写到台湾最近 60 年的发展，尤其是怎么样促进两岸的关系。这本书也有 500 多页。最近我又写了一本书《台湾的危机》主要的就是打倒台独，民进党执政的八年来，经济衰退，人民痛苦。有很多父母失业，没有办法维持生活，带着自己的子女集体自杀。我们看的是新闻，我们虽然不是台湾人，但是我们看到这种新闻，我觉得我们的心都流血了。这本书要指出民进党执政的失败，人民的痛苦，我们要改变这个社会，要叫民进党下台。我写了这几本书以后，我们也送给马英九、萧万长。马英九也是我们学校的同事，他的父亲和我是同学，我们一块参加的远征军，他的父亲、母亲、太太都是我们政大毕业的，萧万长也是我们学校毕业的，还有他下面重要的幕僚，还有现在几个部长都是我的学生，都是我们新闻系毕业的。我们和台湾大学我们的同乡，400 多位教授联名，在报纸上宣传，一定要更换政府。这本书总算是成功了，我想现在马英九已经宣布，七月份，可能最晚七月份就包机正常飞行，然后接着就实行三通。现在没有实行三通，大家都知道，从台湾到这里来要转香港，要二十几个小时，实行三通的话，从青岛到台北一个半小时就到了，要是不改变的话，劳民伤财。

那效果这一方面，我觉得出版以后，台湾有许多人说非常佩服，这是山东人，事实都摆着嘛。大家晓得蓬莱有个孙运璿，台湾的行政院长，我们山东人去的，他是接手台湾的电力公司。日本人非常坏，日本人撤退的时候把所有的电力都破坏了，他就说你接手了以后一年恢复不了，但是我们山东的老乡，就是孙运璿先生，他是学电机的，他一个月恢复了。日本人说一年恢复不了，孙先生一个月就恢复了，大家没有不佩服的。而且孙运璿先生非份不取，绝不贪污。现在的台湾人，一提起孙运璿来没有一个人不说了

不起,现在他的女儿在台湾大学教书,他的孩子那都是非常的苦学成功,都是大学教授、工程师,都非常的清廉,绝不贪污。

我记得还有一个韩浩然先生,他搞食品工业,饲料工业,就是家畜用的这些饲料,很大的企业,有色拉油,还有大陆的那个 King hamburger 都是他经营。他在东北、华北有三十一个厂,五个儿子都拿到博士。完成这个工商篇以后,他请我吃饭,几乎掉下眼泪来。他说没有李教授将我们的奋斗留下成为历史,谁晓得我们吃了多少苦才到了今天。

还有我们山东人就是言而有信,一诺千金,这也是了不起的,台湾人真是佩服啊。宗瑞卿(音译),大概是 1946 年去的,从青岛去的,他非常有眼光,买了很多土地。当时几块钱可以买一亩土地,几百块钱可以买很多地,现在一平在台湾的乡下,最低限度 50 万,现在在台北的话,一平起码是 200 万到 500 万,那一平就是两个榻榻米啊,你看这个土地涨了多少倍。当时台南有个吴尊贤(音译),他当时是台南帮的首领,事业不能周转,就向宗瑞卿借 2400 万台币。那是 1956 年左右,2400 万是不得了数字啊,这个宗瑞卿就立刻给他 2400 万。吴尊贤说我给你多少利息,他说你给我利息我就不借了。那我应该写个借条吧,他说借条不要,我们山东人都是一诺千金,说了就算,不要什么书面的东西。那么到后来我写《山东人在台湾》工商篇就写到宗家,现在是汽车工业,他跟 TOYOTA、VOLVO 合作制作汽车,在无锡和青岛都有投资的。后来吴尊贤要还他 2400 万,他说不要了,我们是好朋友,借给你就借给你。到后来宗瑞卿的第二代宗诚道(音译),他后来拿到机械工程的博士学位,看到他的父亲这一个故事以后,感动的流泪,他说李教授你怎么会知道?我们怎么都不知道,爸爸都没有告诉我,你这个资料从哪里来的?我说我这个资料是从吴尊贤的传记,他自己写的,我说我给你看。他看了以后大为惊异,他说李教授你读书真多,我们都不知道,我们的父亲这样的慷慨,这样的仁慈,这样的要族群融合。

其他各省在台湾的,当然有很多的人才,有很多的企业家,他们都想着编这个东西,请我吃饭,让我

担任顾问。但是他们找不到总编辑,我说我不能给你们担任,我这个年纪没有办法再给你们帮助,我说担任顾问可以。各省的都想着要编这个,或者是《湖南人在台湾》《广东人在台湾》《浙江人在台湾》《江苏人在台湾》或者是《辽宁人在台湾》他们开了多少会他们编不起来。

我觉得一生没生什么病,我出去流亡的时候,记得在国立二十二中学,在安徽阜阳,一直到陕西、湖北,那时候我们生活非常苦。因为没有家,这衣服就是冬天一套,夏天一套,衣服也没有办法洗。穿的草鞋是自己编的,内衣、袜子是自己缝的。那个时候小麦要脱粒的,我们自己脱的麦子,自己磨的面粉,磨了面粉以后自己再做馒头,再烙油饼,我们都学会了。那时候一天只吃两餐饭,九点钟,下午三点钟,最多吃一平碗米饭,很多沙子,叫八宝饭。就是一平碗,盛满了以后要用尺子一划。但是一天要跑 5000 米,每天早上校长带着跑 5000 米,同时要练单双杠,要能够跳木马,虽然是吃不饱,还是苦练,所以我身体还有一点本钱。到后来我记得我在大学里,以后在军队,我做到连长,到中校退役的,我并没有生过一次病,我伺候了很多生病的同学,但是我没有。后来我到台湾有许多朋友做了医生,他说你为什么没有生病呢?我说我爱吃大蒜,我一餐吃一瓣大蒜,说起来太野蛮了,但是那个医生说就是大蒜救了你的生命。可我编这个东西我生了三场病,几乎是因为给我这么个责任,虽然没有人压迫我,但是我觉得我一定要完成这个责任,要一诺千金,既然给了我这个工作,我就一定要完成。因为看稿子,六七百万的稿子要看三四遍,真是苦啊。我自己已经写了《新闻传播学》我还编了《英汉辞典》已经是精疲力尽了,还编了六十几本,我自己写了二十几本,但是那个时候没有生病,但是编这个东西的时候生了三次病,最后腿都走不动了,校对的时候都是把腿放在椅子上来校对,眼力也受了影响。后来总算是不负我们山东人的个性,一诺千金啊,我一定要完成。以上是说这本书编辑的动机,它的一个经过,还有它的影响,在这里向各位乡亲做一个报告。